

百花塔記

國朝

黃士善

百花塔與昔之太和院塔一也特建在城中與城分節有異耳考宜之縣治縣庠宅山俱來自兌而庠宮正作乾山巽向塔爲文筆宜立巽巳之上此形家之言卽事理之準也太和院塔建自宋高宗紹興壬戌由壬戌至寧宗嘉定戊辰凡六十八年其中登進士者相繼不絕無何塔漸圯自戊辰以後闕四科而奏名春官者寂無聞咸以爲文筆未聳相率規復其舊壬午甫成塔而癸未南宮之捷得三人焉咸又曰文筆之應如是其速也

事在朱侍郎續建記中歷癸未以後登進士者又相繼不絕也元末所在寇起是塔從兵火中去遺址不可復考相傳在今南山廟左洪武二年邑令許大明以其廢地易民居而廣縣治自後愈不得而考矣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定海洪公應科來任吾宜洪公精於形勝家言謂學官必有文峯相對其有關於學也者卽其有關於縣治者也合建塔於巽巳間以表著文明之象僉以太和舊事陳諸公公曰不然峯以遠秀當建之遠而地高者一峯插雲則氣象萬千時鳴和鄧君以丙午舉於鄉

獨贊公所議而倡其役焉就附東洲上建塔一座八面七級高十三丈正對學宮名之曰百花塔會費二千三百有奇蓋公捐俸率先諸士踵後合邑樂輸而成又其時物力不甚艱且公是在心無貳其適故不復滋築舍之議起己酉冬落成於辛亥之夏而鳴和鄧君遂以丙辰占麟經第一人蓋其應也邇己酉至今垂六十載當亦如紹興至戊辰之後將有鼎新之勢然而新其制豈能易其地哉庚子辛丑之歲邑令以草芥視士觸其威者輒中以奇獄塔之上級遽爾傾頽士氣不振文運之

衰微也天其戒之乎乃至今未有修復之者浮圖合尖
誰爲引手雖彫敝之餘鉅任弗勝然爲人文計寧無望
於當事者哉夫太和院宜從改易者也百花塔宜從修
復者也邑之形勢固有一定而不可移者若乃胸無成
見妄談風水逞後輩之好異指前人爲未工所謂棄蘇
合而取蠅螂之智不足當老成之一喙矣有志者毋使
鄧君專美於前可也

許彙友先生去思碑記

國朝黃士光

世道所不可少之人卽人心所不能忘之人古有爲其
不可少者因有爲其不能忘者播之聲歌壽之金石豈
阿所好哉感於心者篤於義不獨古有然也若我彙翁
許先生則真所謂不可少者宜其有不能忘焉者也先
生以蟬聯鼎族譽滿詞林代有哲人後先輝映匡廬彭
蠡之秀若特有所鍾焉年方壯足跡已半天下所交皆
海內知名士白雪肝腸青雲意氣洵不愧人倫師表者
矣自戊戌之春分鐸宜庠甫受事卽自念曰職不論崇

卑隨身所歷皆有功業卿棘公槐何嘗不自鱣堂升也
顧吾所得爲者惟扶掖士類爲兢兢於是標格言臆闕
論崇實課以文章氣節爲諸士勉暇則賦詩飲酒師弟
之間歡如也乃吾宜邇年以來士亦困阨甚矣原其故
則以邑令奇僻疾士若仇引吏胥而置膝擠章縫以墜
淵於是爪牙附翼鬼域含沙鍛鍊周內宮牆不庇而鉗
網四張遂有不得不寄生於五蠹六蠹之門而乞恩於
顯官弄兒之手者以至衿士怨憤咸相戒以不必讀書
則有素封之子挾貲而遊大僚之廨其或薄植之家亦
傾囊而營各屬之員若乃單門寒素資身無具者寧混
迹漁樵不復以列在士林爲幸若然不幾令鬻官無一
士而胸臆不得行者盡捲堂去耶幸而未也則幸而有
薰翁先生扶掖之也先生固自命豪俠者義衷相激不
平則鳴嘗面折當事矣其言曰

今天子隆儒重學諸上臺加意人文士卽不幸偶罹於
咎亦宜寬之以俟其自新豈屬在無辜而輕以徇一己
之惡也且士縱弗類何至府史胥徒之不若而聽其媒
孽爲督學文宗其忍以弟子員而忽置之也當事爲之

稍戢而諸黨之借氣作焰者亦惕然有自焚之懼焉其
間已文致之而得減者若而人將戮辱之而獲免者若
而人株連得釋者又若而人宜之多士先生實再造之
然則世道何可少先生也今日之宜之士何可忘先生
也而且修

聖宮則捐俸繕城池則捐俸凡夫有裨於宜邑者力所
不必至而心無不至焉則夫維持風教之任諸生之所
望於先生方殷殷而未有已也今者尊人之訃音遽至
先生遂不復爲宜人留惜哉夫眷注人才以作興學校

師道之重也事之一日而戴之終身弟子之義也矧猷
德無涯寧報稱於萬一者猶或後哉爰磨石爲碑以垂
永遠屬予文之予與先生俱受知於文宗趙龍庵先生
及門服教無貳所指攬轡登車心所同也而予先以母
艱未果北行先生雖寄跡寒壇風雲有待然釋此而歸
讀禮之餘正遂其三年飛鳴之勢他日顯功大名將處
處繫人深思何獨今日之宜士乎余心遜先生才高先
生誼幸而親炙之有日矣雖摘辭不工然自信其言之
無諛或有當焉亦以志予清風朗月之懷云爾先生諱

廷蘊字和庵號蘊友南康之都昌人

重建宜黃縣治記

國朝 尤禪章

今天子卽位之六年八荒在宥聲教覃敷修廢舉墜無
遠弗振無微弗彰蓋已隆邳嶽盛啟後承先而臣

禪章

承乏茲邑將屆七期惟兢兢隕墜是懼縣治建置已久
戊子之歲罹於兵燹凡堂署贊房一木一石概屬燼灰
民燦令下車時咸賃民居二十載於茲矣然憲治恒於
斯折獄恒於斯催科撫字恒於斯顧瞻舊址心焉傷之
第經明季寇掠之後瘡痍益深而徵發期會刻日告竣
之令晨夕交馳官長之心膽與小民之神情怛怛如涉

巨川罔知攸濟則亦有所不遑問而余又不幸經前人
蠱極之餘掾弊補偏賠累不貲余手拮据而口卒瘠眞
有風聲鶴唳皆驚無暇休沐且飯者故亦不能問所以
三四年間目極茂草心切周道欲焦釜相受而有所不
忍欲經營締構而有所未周俟之而已迨乙巳歲臘月
二三紳士鄉者有合詞請及此者余曰此余素心也特
數年來補塞罅漏極力支柱之未能而諸君子又疲頓
勞苦之可念也不然今

聖天子率作興事寰宇維新宜雖叢爾萬山中感具臣
誼倘布政敷治未彰厥居亦何以臻上理而稱牧民之
體與於是紳士等合詞而前曰此固某等之素心也特
以年來未之及也今惠我無私噢咻而康乂之矣其可
成者一徵發期會雖窮鄉遐陬咸沐膏雨非大不獲已
未有多逋爲君子累者其可成者二而自公下車訖於
今日瓜期已再鼎新未逮所云民氣和樂以躋公堂而
獻觥者安在也其必成者三成之此其時矣乃經始於
乙巳臘月迨丁未臘月告成其堂宇幹築多貿舊而新
之用買價至六百餘兩從其質也雖費不告匱其杉木

竹石民輒灰鐵赤堊諸務用錢至五十六萬三千有奇
皆出諸俸餘從其志也用工至一萬七千五百有奇而
酬其勞者費三倍之役雖淹時從其寬也故役不告勞
而公署自勝國初皆南向歷二百年至萬曆初廖令易
而東之遂罹焚燬今僉曰宜如舊故向以乾巽案用器
械枕鳳凰槐石諸山昭舊蹟也縣前有縣門有儀門有
正堂堂有兩傍爲吏書六房儀門之外有延賓館有福
德祠正堂之旁有贊政廳有公廨所川堂之旁庫居左
架閣居右進此有退食後堂堂有轉門邊有兩廡有兩
房再進爲內衙衙之爲廳一爲軒一爲房凡大小十有
八而西畔有小書房縱橫不等東畔有樓有亭書齋一
所可爲憩息嗚呼備之矣向也顏垣殘瓦倏爲峻宇翬
飛向也沙灰燼餘倏爲崇墉丹雘去湫隘爲壯觀易賃
宅爲衙署非諸君子後而忘勞曷能及此此非特余之
志爾民之志凡以代

天子布令開誠作民日新之志又以貽後之令此者知
所歸觀厥成也工旣竣因與士紳鄉耆共落而序之以
見余之拙而賴士民相與有成者也至其設縣之起訖

及興廢之故事與山川雲物之勝有志在余不復詳
是後也經始倡構則闔邑鄉宦孝廉貢庠已同勒貞珉
至其朝夕督理之耆民等皆趨事惟勤共底於成例應
得書者也附列于左

鄉耆

黃玉液

邑北人

周宗俊

邑北人

汪宗翼

邑北人

劉伯兆

邑東人

邱天育

邑北人

劉君倫

邑東人

許世勳

邑北人

黃文鐸

邑北人

廖如衡

邑西人

吳應文

邑南人

黃宗堯

邑東人

熊以吉

邑北人

周士勛

邑東人

王應葵

邑南人

縣治興造記

國朝應昇

君子之欲有爲也必先辨公私服官蒞民凡舉動皆足
驗其政教而轉移一時之風氣宜黃自宋乾德間置縣
建治水西興廢者數矣

國初鄰人寇復熾焉嗣是令其邑者率常假廨民廬
歸其直爲恒例前邑侯春如王公志修復以事去不累
昔子瞻官昌化初僦官屋當時至陋其地爲非人所居
宜之人蓋羞且憾矣曾文定公記繁昌縣治謂簿書案
牘棲列無所獄訟賦役失其平及觀孫尚書觀作宜黃

舊治記頗本其說然則十數年來宜政之失平將至不可疏舉顧前之人猶復因循苟簡夫豈不欲示尊優以肅觀瞻彼其心得舍位署耳以謂吾非能長此其無與於己也夫無與於己而弗爲將必與於己者乃爲耶與於己者乃爲將與於民者乃弗爲耶吾恐失平於簿書案牘之無所棲列者無幾而失平於因循苟簡之心又誰得而窮詰也耶我 雯翁尤公蒞宜邑且六年法立而不犯賦贖而不擾蓋其政理簡淨決事明斷施爲規畫次第振舉宜俗雖古稱易在接壤度化自

鼎定以來寇賊雲亂殺越剽攻四境騷然無寧日比者海內晏如而窟山阻水猶或嘯聚鳴張出沒界上仙桂崇賢間尤被其毒雖羽檄飛馳頻煩調發兵至宵遁師還復來公下車卽惄然憂之曰亂其有已耶兵法善制勝者勝於無形因爲相度阨塞得請於大司設防要害自是人得安枕於是葺城垣以固圉修邑乘以大警勸暇則與諸生講學問藝詢民間疾苦夫宜之困於徵徭久矣當條編未行額外糜費恒數倍於公賦公堅明約束謹守成法剷除積弊殆盡百姓嘉賴焉近奉丈量田

畝輒躬履省視權輕重覈名實摘發奸伏故經界得正而稅斂以均宋蘇頌知江寧承南唐衰敝版籍賦役無法度蘇公悉能得丁產多寡杜偉長爲建陽令除無名租萬計公殆兼之矣蓋公與民同樂憂無所私於其心故能爲民草弊興廢不遺餘力如此迨至威行愛立封內無事然後因民之欲創復治所凡聽斷之堂燕休之次登覽之亭池賓客之館羣吏案牘簿書之舍以及廩庫廚廩一切關乎政治與古蹟之可求者後先具舉經始於康熙四年之臘月至五年之臘月落成焉公旣不以此爲緩圖又必須之遲久俟其數年後視民力可用爲之今其高廣宏壯較舊治有加未及踰年輒就蓋發之以時而導之以其樂從宜成此不難又以見公之德博化孚凡有興作其民不督而勸不期而速而公乃得優游其中出政令勤教化休養生息拊摩涵煦鳴琴堂上以樂觀治化之成他日

詔書旌厲褒德罷召邑人士女攀留無從乃始歌思舊德撫庭前所樹柏如萊公手植至比於甘棠勿忍剪拜則遺愛之在治所其有已耶嘗讀韓忠獻公衆春園記

謂夫後之人視園之興廢可知爲政者之用心有如公
修舉廢墜於十數年後因民心所同然而動乎所不得
已吾知自公來之政教必無失其平者矣其見慕於魏
公當何如哉若夫面東面南左右山川之勝勢則形家
者言宜之人頗能道不復爲公述也

軍峰山記

國朝 應昇

撫屬之山稱名勝者必曰華蓋曰軍峰二山並孤峙而
軍峰尤聳峭詭特相傳漢長沙王吳芮駐軍此山後得
道稱贊古王今贊古祠所祀是也巉巖截業拔地擎空
登巔竚望山微翠遠飄飄然不復人間也其泉多飛瀑
其石突怒險巖最奇者有定風石鷲頂石其松生石罅
虬曲拙怪雲霧往往橫半壁上下殊陰晴其古蹟有講
經臺有煉丹臺有淨手池其吐納煙霞變幻恍惚則有
雲洞有風洞雷洞其峰則有龍翔應仙著棋香爐幽遐

瑰異賞不暇給雖有好遊之士青鞵竹杖不能盡迄也
然余蓋多感矣廬嶽之勝也背洞庭面彭蠡當大江以
西建康三楚之交舟楫所通四方賓客所經名人達士
慕其名而至者相屬使置軍峰其間其感發文心激昂
志氣者又何可勝道惜乎介在偏隅道里荒僻騷人韻
士無因而至彼望仙拜謁半出村老野婦祈福希冀非
有探奇覽勝之思雖見而不解解而不能言也故嘗考
之輿圖及古今志遊者多闕焉不載坐使其名不埒於
廬阜豈唯不埒廬阜將復更遜華蓋豈非有幸有不幸
耶山之頂構石殿其上觀於山之半曰混元堂妥仙也
凡鐘磬簡爐之事朝真步虛之聲亦歷久不衰夫以僻
在荒介爲騷人韻士慕其名者所不至而樂與村老野
婦殘僧獨士見而不能解解而不能言者相周旋當亦
山靈之所自喜而神仙孤往之士所托跡而不棄者也

李公橋記

國朝黃佐

距小東關數百步泝流而上爲顧民庵庵前有橋扁曰顧民前令顧侯之所肇建而義取乎顧民有以也百餘年間圯廢不一而卒至興復者善信資助橋首生殖之力爲多一經鼎革再罹寇氛前資盡耗物力告匱矣時或修舉亦不過苟且竣事而勢不可久今年夏震電不寧蛟龍發越湍激之威百倍疇昔而橋隨大壞一木無復存咫尺千里望洋浩歎誰復有顧斯民而亟拯之者環河居民謀于橋首曰幸有仁侯民隱可達也盍請諸

則相與具下情前致其辭而侯固不待辭之畢也慨然曰是余心也立捐金作敘其他題簿注名并橋首所捐助合之得三十餘金而河廣橋長百流沖激非巨木不能中砥也又載擊肩摩轆轤不息擇木旣難而貲費必浩在昔小有修復動輒數十金今欲鼎而新之前後約計何堪了此橋首惴惴未敢啟口而侯固心念之矣召而命之曰民之病涉咎誠在我顧待罪日淺俸薪無幾獨造莫能重煩我紳衿父老設有不給我自當之母省小廢以鹵莽竣工也衆皆曰唯唯自後各費一一取自

我侯不浹月而告成先是此橋未建舟子等輒駕三舟爲濟至是請蠲差使以備不虞侯又慨然批免曾無難色所爲橋計亦至周矣其老者顧少者而言曰自吾少時至於今日閱令多矣或尊嚴若天神而求不一聽卽聽矣或口惠而實則不至或湯題數語標單一紙以爲率先則已爾若夫立發私橐如取諸寄無論其他卽前者顧侯之于民可謂至矣而未聞有是然則今日之李公賢於顧侯遠甚四方來者交口贊頌孰與以李公題橋使見者聞者生歡喜心永誌不朽乎衆皆曰然因顏

其兩門曰李公橋而索記于予予曰是誠當記昔者安平君見寒而涉者解衣衣之心非不善也而其事止於一人子產爲政乘輿濟人孟子譏之以爲惠而不知爲政是故水涸成梁載在王制古之君子嘉惠黎元未有不以是爲亟亟者夫失時而不之修與修之而或因民財無所捐發不足論矣若夫募捐費之名而輕者取之贖緩甚者得之暮夜取白贖緩猶可言也得之暮夜是何異掠人于黃昏而喜捨于白晝心先不可問矣而覲然人上亦何爲乎若夫息訟寧民蒲鞭示辱而苞苴不行金矢不入其于我宜殆所謂惟飲杯水者而慷慨捐擲又且不吝如是是殆有宜以來一人而已而又安可以無記乎是役也始於六月之哉生成于七月之既望堅緻平實履道坦如以視平昔之建造蓋不啻霄壤懸殊矣問誰董造則橋首十餘人而鄧增俊黃佳秀李啓定芳奇其著焉者也問誰樂助則學師余同官王趙署事之胡一時人士爭先恐後如劉進如鄧銓如應晁如鄉耆熊以吉實爲率先者也問誰始之終之視溺由已則維我邑侯或者又曰是則然矣以李易顧得無新

故異視乎子曰不然事以人殊名由實致顧侯之橋已與波俱逝矣今者我侯實爲鼎新則是有造於斯民而當世世稱之者也以之名橋夫亦與蘇堤葛水永誌不朽焉爾若曰濟川作楫公自有在區區一橋特其小試則予當又有不憚更端者

胡惟敬先生捐田記

國朝王善誘

余讀曾南豐宜黃學記有曰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爲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予誦其言益信古今人之樂於學而賴有人焉以倡而圖之也明矣余司鐸宜川十有餘年蒞任之初見學宮荒涼蕪穢不治且按籍稽其田畝僅數百鄉斗不足給解道正供之用因私歎宜邑先達慷慨著稱奈何瞻學之

田曾無一人首倡耶乙亥之秋有邑宦胡君諱上字陞叔號鳳麓自中州扶溝解組而歸書其契券捐租二千八百二十二鄉斗送學以爲

文廟修理及兩齋朝夕之資且手疏其顛末謂田租之捐非出己私先君字惟敬生平爲人敦名節崇文學好義樂施嘗遊吳楚閩浙間觀其郡縣學田在在都有而吾宜獨缺嘗曰朝廷設官詔祿位卑祿薄宜也然學校爲養育人才之地而學師爲一邑之模範可令其踟躕於此乎因切切於衷易簣之際呼上而指篋中告曰吾生平無所積有則輒施所僅存者惟三十金子志之所未遂者買田贍學一事今以付皆其生殖擴充置產於學則吾無遺憾今者薄產之奉實先人之志也予觀鳳翁以甲午賢書出宰扶邑歸里之後不忘先君遺命與其弟平邑庠定暨其嗣邑庠邦燦世奇等清理所創之租并擴其田畝之數舉而捐之於學真可謂善繼善述者矣今夫當世之居尊位躋崇階身享萬鍾之祿者何一不自學中出耶乃觀其所爲不過富妻子厚婢妾高第宅之雄侈裘馬之飾於學之興廢漠然無所動於其

心先生遺金以予鳳翁鳳翁承志以遂我先生願斯舉也豈非不朽盛事哉夫天下事有倡之者必有應之者宜邑固多良士好義樂施誰不如我先生倡之於前將見四境之內響應而起俾學宮不致於荒涼而不洽南豐先生謂人情之樂於學洵不誣矣余等拜先生之賜不敢沒先生之德爰考報功祠原祀厲昌謨先生顧所有先生以其置有學田也今亦奉先生之主祀祀於內以誌報功之意且以爲將來之敦名節崇文學好義樂施者勸焉因命其姪孫庠生孟文諱邦煥開列四段米數勸之貞珉以垂永久云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月

桃峰寂庵老和尚法堂記

國朝羅士宏

象教流震旦千六百餘年矣而金毗法要惟念佛三昧
 最為尊特人祇一心既心佛全提則妄想全銷狂慧頓
 息循此而禪定循此而般若大光巖地卽在現前彼七
 寶玲瓏莊嚴國土不過莊氏建德吾儒桃花源之說接
 引中下觀經十六所云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意可知已
 桃峰在吾里望中縹緲天際朝烟夕嵐隱現出沒宜有
 高人韜跡其間向來仙壇片席岌岌荒烟蔓草中誅鋤
 草萊鼎建寶刹自和尚始日久增其式廓遂成叢林篔

管雜木周匝布護蔭映數壞好鳥千數和鳴上下異境
天闢儼然去西天十萬億土也和尙掛瓢於此雖遠叅
博証不一其時與地而還往棲止弗離茲土生平所守
動止坐起確苦堅縝一以念佛爲宗間有機緣偶示旋
自抹曰此灰頭土面適以貽笑大家汝輩一心念佛可
也其自利如是利他亦如是所謂一門深入直証三摩
鉢提者非耶壬寅壽九十孟春圓寂僧寮以殿之東上
別爲一室建像以祀之余以是臘過而遊焉巖香肅拜
見其靈光不昧音響愜如孫元百餘雍雍秩秩嚴守戒
約宛如生存服教畏神於斯聿觀因嘆學道之士一斥
苾芻便自命中興蒼菴孰能敦履樸枕如和尙之篤行
乎孰能朝羹夕糲如和尙之同饜乎孰能慰勉曲至如
和尙之誘掖不倦乎孰能不立方丈不置法從如和尙
之易直無有高下乎孰能自少迄壯自壯迄老如和尙
之七十臘如一日乎和尙之生孰顯孰密和尙之去孰
滅孰存故經和尙開復道場者十數而命名受法不下
千餘坐化之後莫不耿耿焉日猶望之也余用是誌之
以見鳳石之內宜水之旁猶有尊宿若而人者洵足整

寶善縣志
顏綱砥求俗也天界老人稱之爲古佛良非虛美云

文魁閣記

國朝 楊奕級

凡先聖賢載入祀典者必其功德大有裨於人世顧祀
祠所在雖廢必興興必更期其不廢也宜邑學宮內有
文昌帝君閣在昔廢與邑乘未之悉及歲辛卯前侯黎
公從紳士之請力爲倡捐公建一閣奉祀

帝君并祀 魁星匝歲而規模甫成乃適膺

內擢未竣厥功余承乏以來睹此功成有待未嘗不總
總焉計及於此無如時艱力絀漸次經營至今乙未麥
秋閣始落成夫

宜黃縣志
文昌主司文教世說現九十化身掌天府羣英之命蕊
書桂籙悉屬權衡功績爛然是以歷代祀之久而不廢
茲特爲立閣於明倫堂之左去大成殿僅十數武春秋
薦馨當隨

至聖俎豆垂諸不朽耳董其事者請余續記以志不忘
余不敏正樂與衆共成斯舉上不負

聖天子右文之盛治下亦可慰都人士尊典之夙懷自
此宜邑廣被先聖賢功德教化興風俗美又豈特夸人
文侈科名備極一時之盛已哉是爲記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仲夏月 宜黃縣事甲午科江西鄉試同考官覃
懷揚奕綬撰

城隍廟記

國朝黎大觀

乙酉春余奉

簡命來莅宜例宿城隍祠是夕專誠默禱謂與神共守

此土願借神庥福我蒼生以仰副

聖天子愛養元元至意視事以來凡水旱灾祲惟神是

請偶有時疫禱之輒息丁亥春崇賢鄉有虎患白晝傷

人急求神誅而猛虎就擒餘種悉殲焉歲丙戌旱己丑

又旱禱於神而靈雨立降六載於茲時和年豐民安物

阜實神之助也考古蜡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瀦水

宜黃縣志
之庸咸得與祭古人報地之義周且悉也况城隍以捍
寇敵以保民人可不專報其功乎夫累土築城掘土浚
隍用著周易祭以報之宜也其列像立廟者何蓋祭必
有配設廟以棲配食之神亦猶大社之配以勾龍云爾
宜邑環崇鬱繞大瀆其城其隍天然之險而專祠在縣
治南隅余朔望瞻拜見其廟貌頽毀不堪寓目輒嘆曰
物力雖艱致神棲零落亦守土者之羞也爰與紳士者
庶謀欣然從事樂輸若干余捐俸若干自中殿兩廊及
歌臺照壁起而新之週圍砌以磚石爲經久計其重門
雙廡峻級巍堂煥然改觀匪云報也亦司牧者之責宜
爾也經始於乙酉之冬至庚寅夏月告成其鳩工襄事
者並得書於左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孟冬月

寺 文魁閣記

國朝 黎大觀

周禮每歲孟冬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按武陵太守星傳云斗星戴筐六星爲文昌官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迨至西晉末越檇張氏鍾文昌之精跨白驢而仙棲其神於蜀之梓潼寧天子文德載在祀典由來久矣余蒞宜七載凡有關於地方急宜創補者如橋如水利倉廩如學宮報功祠以及城關諸廟咸次第告成其未就者止文昌閣耳辛卯冬士大夫毅然請建余義不

能辭捐俸首倡召匠鳩工經始於是年十二月朔壬辰之夏適余又奉

簡命北行余深喜閣之有成仍捐貲置產以爲生殖供三年賓興祀典要不失古者司民司祿等重之意其董事勤助如涂君夢鵬黃君天佑鄧君鈔劉君權鄒君有爲黃君雲彩余君國柱歐陽君仕輩例得備書用誌不朽云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鄉進士知宜黃縣事戊子辛卯江西鄉試同考官奉
自行取南楚章華黎大觀

玉山寺開創緣起記

國朝 歐陽夢麟

玉山距子家七十里許乃先年香山昭公暨子先叔祖子芳公所協謀創建者也昭公本涂姓邑商人少負豪宕不羈之才任俠使氣時不見用乃薙髮歸香山事若蘆和尚參究禪宗以其餘力新梵刹講藏經真法門龍象也生平重然諾寡知交獨與子家子芳公稱莫逆值明季國變子芳公從金陵挂冠歸里而昭公是時方厭塵氛欲共覓一清淨地爲棲真計一日攜手同行望程坊地面林木蒼鬱若有異焉由仄逕盤折而入圭峯聳

時豁然洞開中可容數十楹顧盼左右層巒峭嶺迴環
曲抱松風響答鳥語依人二人飲其水而甘徘徊不忍
去相視而笑曰此非天留一角袈裟地以待我二人乎
子芳公因傲宋蘇長公解帶金山故事慨然以蟒玉歸
之英雄舉動大抵然也爰是斬荆棘闢草萊度地量材
馳書於巡憲李公移檄郡邑長者而盱江羅蓀友昆玉
棠陰羅吉士伯仲暨三和涂公輩共勦盛舉時因寇盜
縱橫淹滯良久經始於崇禎甲申夏閩順治甲午冬月
而始落成吁豈不難哉顏曰玉山蓋不忘其所自也歲
戊戌炤公解香山院務挈徒衆獨軒文旭若而人入山
往靜旁植松篁數百株力墾園圃以贍香積規模宏敞
頗有可觀炤公閉關却客偕其徒暮鼓晨鐘課晴量雨
不復知人閒事恍惚桃源仙境也越十載壬子炤公示
寂一切院務如倉廩廡門垣未了公案悉付獨軒經
營軒公從汝水來祝髮侍炤公十餘年復受具於竺和
尚擔囊行脚問道參禪而躬承本陳老人棒喝爲最久
心光瑩潔打破疑團獨侍炤公以終老操畚插耒耜
耨月鋤雲竭衣鉢之資購腴田二千餘斗爐烟裊裊燈

影煒煒從此琳宮梵侶可無瓶罄罄恥之憂矣然而寅卯之際閩寇猖獗土弁乘風肆害深山窮谷所在驚惶山門寥落諸多未備軒師老倦又不能無望於法嗣文旭焉回思炤公兩人遊跡如雪泥鴻爪已茫然如往劫事嗟乎山川形勢待人而興運會所成夫豈偶哉昔隋朝新繁縣有書生苟姓者於村東畫半畝地虛寫金剛經語人曰子書此經使諸天讀之耳後霖雨大作鄉村漂陷此地方丈餘無滴雨露濕牧樵藉此避水而人莫知之也武德初有胡僧過此作禮如向塔廟村人異之僧曰此地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環繞不絕供養敢不頂禮村人乃悟書生寫經之處果徹諸天也於是贊贊欄護遑遑聞天樂聲又聞地藏以袈裟顯神通給孤獨園傳說今古吾意玉山當年必有獻花勺水上供菩提者故其示現因果梵刹重興有如斯也迄今五十年來無有執筆紀其事者戊辰春予解組歸適家姪某棄家從浮屠之教師事文旭五載近擬向疎山受戒臨行以玉山緣起相屬予何言卽以炤公軒師付托之意敷陳而推廣之以見前人締造精神儼然如在後之人庶幾有

宜書集三
所觀感興起焉爾其田畝山園僧寮殿閣悉得鑄之貞石以垂永久是爲記

林舟公去思碑記

國朝 歐陽夢麟

士君子讀書懷古未嘗不寓意於仕宦之途以自行其所學亦未嘗勵志於仕宦之途而喪其平生之所守何則世之慕名者皆負才氣以求見用於世者也始也自待甚隆而望之者亦甚殷繼也浸淫於勢利聲華之場而患得患失之念未免由此而起迨至事機錯迕或權重而召疑或名高而招忌飛文謠譏誇議橫生雖欲泐忍棲遲以圖保全身名亦已晚矣故其去也當世之人亦不甚惜求其愛慕無已勒之碑版以志不忘殆未易

多觀此兩疏之同日上書子房之托辟穀以從赤松子
遊所以爲千古之特識也若袁郡林卉公先生之師宜
也官以儒名職則視學無符領鞅掌之勞而有南面百
城之樂與權要險巖之員迥別先生稟性恬淡蕭灑自
如聲色貨利舉不入其胸次則其心爲甚適其相接也
渾厚之氣溢於蒼宇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親其函丈者
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則其情爲甚洽且也距其家不過
二三百里家有令子五人皆彬彬文學之選科名鵲起
聲譽日隆坦然無內顧之憂雖年登八十精采無異於
少壯則其時其地爲甚宜夫以甚適之心處甚洽之情
而加以甚宜之時與地宜其放意舒眉優游冷署以俟
不次之顯擢一旦翻然勃然挾其不折腰之志而成其
賦遂初之心其志識過人遠矣爰是合邑諸君子羣起
而強留之卒不可得思有以識其愛慕之誠而不容已
乃進而請曰先生仁知勇人也歲課月程而外日以道
義相勸勉資幣之有無弗計也豐碑之竿牘弗屑也每
遇鶉衣之士慰存不置直若父兄之愛子弟焉人以是
知先生之仁宜川學官頽廢日久時值邑令君王受軒

先生抱恙同寅循庵王公雖欲修舉而有志未逮先生甫蒞學政輒與王公商確毅然任之兩先生日夜焦勞宜創者創宜復者復不動官錢不索閭閻半錮惟與首事諸君暨諸紳士踴躍趨事經營學畫先生不以爲苦必始終黽勉以告成功而後已人以是知先生之勇曰者承教之士曰進士風方且墜墜而起而先生扶臬之志忽堅挂冠之念彌切昔人云不符管絃終搖鞭向花去人以是知先生之智仁也勇也智也三達德以行達道者也夫具達德之全可以化成天下而吾宜獨得以爲師幸也幸之則有以思之矣然具達德之全以化吾宜而宜又不能長被其化惜也惜之則愈有以思之矣余因是躍然起曰先生真能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是誠寓意於仕宦而未嘗溺志於仕宦之途者也昔者諄諄之誨盎然如太和之流今也悠悠之思飄然如秋雲之遠諸君子慕道之誠洵無殊於峴山之墮淚矣雖然道在天地間山川不得而阻之時勢不得而限之今先生歸矣而其風教所敷由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下吾宜多士又何時不在雅化中亦何慮乎鐸音之曰遠乎無

已請書之代言之石以告後之感發而興起者

巨侯黎三湘先生去思碑記 國朝 歐陽夢麟

今上御極之五十一年例當考成之候內而臺諫公卿大夫外而開府藩臬監司郡邑莫不奏其治行於朝廷以俟覈實而加黜陟焉吾宜三湘黎公特膺

簡命應

召將束裝就道矣於是紳衿父老合鄉邑以千計星奔雨泣如失慈母思欲攀轅臥轍而不可得一日抵予曰侯之恩澤深且厚牧夫豎子皆能言之然其治蹟不勒諸石以垂後則當吾世而猶有缺畧欲使後人之感而

思思而不能已也難矣敢求一言而代萬民之頌可乎
余曰言之浮者恐不得其實也且言未必能盡也中牟
單父豈待多言至今在人耳目間則知有盡者言無盡
者思也諸君惟常存一思則勝千百言遠矣雖然非言
無以表其思非言之詳無以表其思之承是又不可以
無言也宜黃當搶攘之餘瘡痍未復諸務隳廢加以水
旱頻仍勞苦不息自侯下車以來愛民之念本於誠愷
惻之政出乎實信如趙清獻之焚香夜告也建利必欲
其長剔弊必求其盡民和年豐洵如張堪爲政樂不可
支也賦斂有常額而雞犬不驚苛派有嚴禁而市廛不
擾嘗夜燭官書哀矜惻怛達旦不寐更闌人靜猶巡察
於衝衢巷陌間以防姦慝凡遇倉猝起愬之事如命案
盜賊聞則單騎往勘雖窮鄉僻壤寒暑雨雪不少避稍
暇披閱經史旁及詩歌詞賦諸弟子或懇求雜文扁額
靡不立應有以文辭晉謁者必延至後堂與之劇談道
義砥礪廉隅諄諄以讀書學道爲訓飭而越繩失檢之
士咸望之而却走飲人以和絕無驕矜之態雖深山野
叟常願望見顏色爲光寵各自言其情而無隱故民間

利病靡不周知而物無遁情矣其前後建置如增城郭以備不虞修隍廟以祈福佑整肅衙舍以尊公庭造橋築堤以便道路皆以實心而行實政至如祈雨而雨至禳虎而虎戢非侯之精誠感格又曷能捷於桴鼓有如是哉若乃侯之振興學校不自今日而始然也五六年來如

聖殿如明倫堂如門如祠如閣莫不次第修舉草其舊而圖其新氣象崢嶸規模宏遠六代之禮樂森嚴四時之絃誦不輟而近時之掇巍科者皆侯之所造就而成

其於子闈分房所取士又皆卓冠羣英號稱得人以故合邑紳士講堂有碑報功有碑去思復有碑尸而祝之俎豆千秋夫豈偶哉乃其思之而不忍忘之故也夫思之而不忘則人人有思人人有一碑在矣世世有思則世世有一碑在矣予嘗怪杜征南以其功立二碑一存峴山一沈漢水何其慮之周而謀之遠也無乃慮歷年久遠陵谷或有變遷乎若我侯之有功於宜則入於民心者甚深固不僅在乎區區貞石間矣嗟乎侯之爲政非所以邀譽於民而宜民之祠祀而復記之者亦非有

所私於侯凡以志思也志公也志其不忍忘之心而思
之永也云爾侯諱大觀岳州華容人癸卯舉人

遊文明山記

國朝 藍千秋

戊戌秋九月過梨溪諸君子攜持覽勝首登文明山山
踞梨溪之南由所居蜿蜒而上可三里於時雨初霽土
潤草鮮陟嶺不百步有二虎先登夙踪宛然遂躡夙行
未至巔不百步踪旁行入谷巔有寺少憩僧進茗畢偕
衆周覽梨溪由山左麓出宛宛如匹練貫民居北行又
一溪自南來里許與梨溪合流而北以會宜川余黃二
族夾水而居屋瓦鱗鱗棟宇叢桷可數北則九峰良其
背與文明對望東西皆山四面拱揖更環眺其遠者深

寶書集
碧如黛稠疊參差大都直南爲宜黃諸山直西爲崇仁
山東北爲臨汝東南爲盱郡諸山文明處梨溪一隅然
不陟是衆山溪固無從歷歷若掌上因與諸君藉草列
坐千秋叩之曰茲山之命以文明從其所據之方邪抑
從其所託之地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
方離處南而能照於四方非以其文明故耶夫離之爲
文明也久矣荆吳皆在南服衡岳祝融秩配朱鳥故南
國人文發天地之菁英自古然矣茲山亦梨溪之衡岳
也宜其孕靈毓秀於居人者若是其甚盛山川之於人
顧不重耶諸君曰然余又曰若爾則南方之山皆得以
文明命之而卒不盡得以是名命之者何也茲山之得
名非託於梨溪故耶使梨溪之人比於閭昧僻陋弗若
是其盛茲山又安得襲此美名然則非山川之能重人
而人能爲山川重也諸君拱手岑寂不以余言爲不然
遂起遵故道歸未數武虎跡復前行下山若始終爲余
嚮導者然衆曰先生以炳蔚之文胥蠻茲山故虎兆其
異歟余笑謝之還至梨溪寓東木小齋諸君曰斯遊不
可以不記也遂疏其事與語記之

朱侯去思碑記

國朝 藍千秋

宜黃邑臨崇間山高石怪盤鬱峭嶸水清以駛田不滿
 十萬有竹木麻葛之饒其俗丁男耕牧女績麻泉商通
 楮布於四方民以給足無他望其士多幽奇特立好讀
 書吟嘯泉石不崇虛譽不樂仕宦干進大都民俗儉樸
 有唐之風於撫屬最爲淳古自閩氛滅熄來四五十年
 不見兵革民益殷阜吏其土者思割腴以自封殖乃腹
 黠胥誘三老爲猾藪爲囹以鈞豪暴用恐喝其鄉之愿
 民上下相與爲奸利俗乃浸偷澆淳雜出貲饒於初而

風益降爲無良牧整齊之故至此邇遂以剽僂健訟著聞而貴非其故然也

今上四十有一年朱侯自樵李來撫宜不匝月洞厥弊根乃鑿蠹薰猾劓厥三老茲藪一空豪右斂手有仍故習而哮於鄉者邃谷老稚咸得履尹庭以自直一切苛陋不便於民者芟刈剗削不留毫毛山氓得復暇以耕女婦得復安以績士得復尙古處以自貴愛駸駸乎將返其朔焉居亡何侯以母老乞終養去而後編氓弔於野諸胥豪猾賫於室羣士顧愕攀援留之不可而後婦稚震駭老人兒啼旣已無可奈何宜士相與言曰盍鑄諸樂石以垂侯休其有識者曰不然良吏爲上牧百里民釐弊返淳以宣德意其分守固宜爾侯豈爲一朝之譽出此且而不見世之賤民者豪胥分竊脂澤因以肥脂其來也頌聲洋溢去則愁心哀思大書深刻以誇茂隆者比比獨奈何疑侯於是又類希德色以貽不便侯者口實弗靳茲以表侯之異且以吾屬虛無人事遂寢侯旣去十有三年曩弊日以復宜民思侯之德勿置宜之士又相與言曰侯之去宜久民之思侯益新奈何古

之爲政者設置方畧以垂無窮其人去其政猶然存耳
侯矯革衰弊奪民於豺狼狐狸之窟而始育之甫離尋
丈卽唾黷汩亂無遺賢者惓惓吾民旣去猶不能忍置
者獨此心耳惟吾民感念切切至於俎豆尸祝不忘者
亦惟此心耳還視舊政無有矣心寄諸其人傳之子若
孫將與其人俱逝且泯泯與貪冒庸吏共歸磨滅誰復
紀之循吏中以昭示來者闕邑民思慕廢賢侯休烈弗
載吾屬詎洵無人乎且事往時移復何嫌於德色僉曰
乃今可立石紀矣維時邑縉紳諸君子授言於秋乃謹
書其事於石俾後之有知者知侯之治非猶乎俗吏違
道以干譽爲晚近世不易有而宜士之紀載非世俗道
諛者同也侯浙之嘉興人諱霖字威若立石之日爲侯
去宜後十有三年今康熙五十六年之某月日也

劉廣文去思碑記

國朝 涂 圖

外翰劉先生司宜鐸者十餘年一日揖諸生而歸柴桑故里宜之紳士歌詩以餞於郊思欲鑿片石以寄先生去後之思先生不能止也按地誌柴桑地接栗里後之考氏族者以柴桑歸之劉以栗里歸之陶則知先生先世與五柳家風髣髴城南韋杜予嘗舟過孤山環流斗絕喧豨崩奔浪高翻屋迨泊湖口鳥道臨懸崖得石鐘山記於盤石上雖苔蘚漫滅而窾坎鏗磬之聲猶在於耳又嘗過東林覓虎溪遺趾寺僧歷歷指畫若惠遠陶

陸諸公恍然在目者南望廬山五老諸峯峭石嶙峋起
余蓋徘徊久之惟先生桑梓是邦氣吞匡廬量涵彭蠡
故振筆著紙嶽峙淵渟先生族冠溥陽家學深博無涯
溪易通圖說私淑濂溪乙丑以第一人膺顓俊之典爲
涵齋何夫子門下士丙戌擁臯比於宜遂移蓮花峯一
席於卓望峯前極月窟天根微旨識者以爲濂溪復生
也日者

功令以聲律試鄉會士爭問業先生時拈匡山銀河九
天語作青蓮指授而先生靜中搜句清微淡遠亦時發
坡公海外之藏嗟乎師道之廢久矣讀南豐學記稱宜
多良士東鄉以爲宜居僻遠市絕囂塵服奇好古之士
後先輩出苟非有道而能文者司教於上卽北面稟承
要亦陽浮而文與之惟先生旁羅百氏傾液漱芳眞足
以屈二程於茂叔矣今先生之歸也宜之人士聚處而
相語曰某堂某廡先生所爲黜聖而丹漆也使釋奠者
釋菜者得以勤其博依安其絃誦其孰敢忘先生耶而
先生有時於庾公樓上舒嘯臺邊想見宜士之依依於
先生又未嘗不臨風而遠寄矣昔胡先生倡道蘇湖天

章閣詔書屢下緋衣銀魚之賜史氏大書以爲榮今先生歸矣然湓浦之仰先生如秦州之推翼之吾知安車而應天章之召者必自宜之頌先生始也先生諱恒字子占潯陽德化人卽前所稱柴桑與淵明同里者也

世

濟堂集

樊公分征舊逋記

國朝周禮

天下不患有難化之民而患無善化之術爲上者操切威嚴日從事於鞭朴以桎梏爲能以機穿爲智如滅宣張湯輩法極之弊奸僞朋起而卒不可禁太史遷之言曰自修者官未曾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吾宜地瘠人衆二十年來守土者數易其人易則以他令攝之往來跋涉不踰月輒歸其治歸則必數月始一至時暫而難稽勢隔而事積由是奸吏猾胥增損侵漁移甲就乙宜之積逋遂至二萬

有奇而幾不可理往年分征之員冠蓋相望其所施設一出吏胥之手徒取小民之稍充衣食者鞭朴狼籍有不欠一錢自溺以死者而吏胥之侵匿如故今年春大吏特委公分徵吾宜以清夙弊宜故有四隅及崇賢仙桂待賢三鄉而待賢則分屬之公待賢之爲都者九而宜及崇仙二鄉之戶多附焉公至則嚴飭吏胥無擾吾民無墮乃業逋負者至必盡誠開諭反覆諄切稽冊核實而絕無嚴厲之色至一都已則去而之他而不急以時日其於它都復然往來巡歷風沙之勞苦烈日之薰炙早夜鞅掌流汗浹體而不知其疲迨轍迹遍而輸者恐後三鄉四隅之民皆若忘乎公之督我而我亦不知稅之所從出也公暇則左圖右史披襟吟嘯或時進邑之秀者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公又若忘乎簿書之擾我而吏胥之喧雜也朱夏炎蒸旱魃煽虐大吏以牒召諸分徵者還而公亦憫吾民之亢旱更撫摩咨惜之而去嗟乎人之言曰三代之政不可復施於三代之後今觀公之寬易簡直不數月而積逋已幾幾乎其盡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則人之言者其

果可信歟公前署新淦以耳疾辭士民挽留之不能得而五德之歌甘棠之頌遍徹于江國之區宜之士耳熟焉想望其丰采而不得見更聞公蒞武寧時未數月而逋稅悉治邑人無犬吠之警尤宜民之所仰慕而不能已者今幸而親沐教澤比于向之所聞又有進焉其能一日而忘公哉於其去也爲誌其政蹟如此俾來者視則焉若公則更無事此也公諱宗文字熙瞻別號兩參先生北直之霸州人

邑侯徐公去思碑

國朝周禮

自古帝王受命而起者莫不仁愛惻怛怵乎有一夫不獲之憂一時在廷之臣寅亮天工者亦皆布德宣和上下交暢雖窮山僻壤一鄉一邑亦必選賢授能稟乎有由已饑溺之懼是以政化大行德澤洋溢而刑罰懸而不用洎周之衰聖王不作於是申商韓李刑名之說大行於世世之人不察也且以爲三代之政不可復施于三代之後數千百年之間遺燬未熄而三代之治遂曠絕遂澗幾以爲古無是事而經傳所載亦不過如後世

緣飾之具而止嗚呼此古治之所以不復而悍鷙猛厲之風所以不絕於世也余讀史記至于循吏酷吏之際未嘗不掩卷纒歎知史遷用意之深而疾惡之嚴也蓋天下特患無善化之吏而不患有難化之民慘刻恣睢暴戾貪狼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三韓徐公具明斷之才而本于忠厚其于吾宜一切矯情拂俗以取聲譽于當世者概置不事而獨以惠愛爲先不擾不苛既寬既明崇禮讓修學舍泄不匝歲邑以大治論者謂宜自近歲以來逋賦過甚遂欲釋鉞刃而用斤斧不知宜之土瘠賦繁受病非一曩宋初時賦纔九千餘石耳一壤于安石之均田又一壤于豪戶之籍沒遂加至四萬九千石之重而又重以前任之積逋公來并力拊循開諭訓導其所輸新舊額數較之歲終新課所入殆足相當又宜以撫之五縣較其他米一石賦銀及漕米計共一兩二錢其收可得宜鄉斗千斗宜一石賦銀七錢八分上田所收纔四百八十鄉斗耳且各邑有上中下三則而宜不問磽瘠獨行一則其地利之相去抑又懸絕洩宜者不深察宜賦之重而欲獨行其恣睢暴戾以見其才亦

大非國家仁愛斯民之意也公在位七年中間憲司所委他官往來督公前逋者冠蓋相望而自一二號稱強幹有力之員每里率不問主欠戶得與戶同姓者卽械繫鞭朴甚則以一族一里之逋併集之必盡追乃已夜半吏打門大呼民驚愕不知所爲有不欠一錢畏胥役自溺以死者公旣內傷不敢言卽時罷新賦所署徵冊而令民盡輸舊逋以寬其力乃公亦坐是去矣民知以舊逋累公則相與匍匐奔走撫膺頓足環顧四壁又無可以爲舊逋地者一時躑躅結厄巷溢途塞駕舟走陸哀號憲司者不可勝數卒不得請則又相與咨嗟太息睜目直視束手無如何而公則猶以交代留滯吾宜者又二三年民知公未卽去歲時伏臘列拜庭下踴躍鼓舞欣然如在公襁褓中公每興出則自老成以至童穉莫不延頸以相呼曰我公來矣以時一望見顏色爲幸而公亦樂吾民之忠謹而翛然自忘其羈旅之久也夫刑名之家操切嚴急若可以束縛鸞悍駕馭一世其繫將逃于刑法之外而身亦不免焉國策之論衛鞅曰惠王車裂鞅而秦人不憐太史公亦曰張湯死而民不思

然後知上之與民相感發而民之所以愛戴于上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今

聖天子新卽位去邪晉忠紹跡三代公方以端廉仁厚爲一世楷模而太守劉公適至又灼知公賢其轉達于憲司者必詳以晰吾知

陞謁之際當有雲龍風虎之遇而寅亮天工者宜固在所不遺也是以書其政蹟之美而於宜賦獨反覆詳之使後之欲知公者知宜賦之重而公之所以治宜賦與其所以去者有苦衷焉是亦足以紓吾宜人無窮之思也公諱希茂字卓臣北直之宛平人其先世皆貴仕稱世家云昔在宓子單父是毗言游武城揮絃而治我公之來惠澤大施風清郊原明照魑魅不擾不苟匪縱匪隨風雨以調耘籽及時我父我兄暨我童兒沐浴膏澤遨遊以嬉於維我公邦家之基福祿永綏翊贊帝功惠溥無私琢石鐫辭百世之規

古雲庵記

國朝周禮代

今上癸亥之春月有書自宜黃來者發緘讀之則席子
達才道其地古雲庵之美而求余文以記其概者也其
言曰庵之始創也吾宗長老得地于吾村之前山去吾
家不一里而近其山周圍環抱面陰而負陽從吾居而
溯之一徑蜿蜒初極狹若無餘地行數十步則豁然開
朗旁廣而中深可以爲禪養真之所於是誅茅鋤土
創庵於其中而名之曰古雲其殿廡之壞偉雕琢之詭
異竹樹之茂密皆極一時之盛其田足以供比邱春花

秋月夏暑冬雪遊其中者超然若離垢氛之外非久居吾地者亦不知其有是處也然跡久而滅盛極而衰今之古雲非昔之古雲一僧筑草屋數椽曩日經營頽然盡矣雖然物不可以終過後數十年安知不復有好事如昔時之所爲者乎先生其爲我記之且有以顯示後人余曰是則然矣然志以命名名以始事今夫雲者山澤之氣聚而成質者也其始澹然其繼翕然其升隆然其散倏然澆縹縹不可拘執朝夕變化無有終極雲之不能古也亦久矣乃今以是命名子之先人其果可執以爲古乎抑猶是澆縹縹朝變而夕化者乎是殆未之思也雖然雲可以散亦可以聚山澤之氣不時而出後數十年有作而創之者則雲雖不古而出雲者固自古如斯也以是而名之曰古雲庶其可乎請以此復於達才他日余尙當與達才握手於茲庵之前一觀其壯麗之美而共賞其幽深之趣也

宜黃新創京都會館記

國朝沈文

曩余讀宋子政樂公太平寰宇記一書欽其博雅既又從明史得見襄敏譚公傳以文臣膺闕寄將畧尤偉二公著述勳業前後炳耀高跨百代蓋皆宜黃人也去歲戊辰余奉

簡命爲其邑宰引

見後謁太常余雙池先生於邸時邑謁選暨公車諸君子多聚京師各以次畢會因得至今所謂宜黃新館者館在茶市巷東閭王廟前街故大興孫氏宅邑人士以

舊館隘且陋僉力購買更加繕造以成之者也余登其庭周覽四際其正屋三列各有堂中內二列有廊又最外爲門門有屋總計廳房二十有三晉接有所燕棲有舍以至庖馭廩厠以序畢作館之四面繚以高墉髹漆墍茨旣堅旣好宏敞壯麗潭潭如府居都人相顧歎羨咸有第一館之目余旣蒞任且半歲縣俗醇朴稱易治士尤秀美好自貴重工文章砥礪廉隅每公暇樂與其賢者遊間相與推論邑中歷代文獻因慨想樂譚二公流風餘韻昨進士某君孝廉某君諸生某某手新館誌一帙以來且曰茲館經始於壬戌之冬閱今八年乙丑購館後以其餘貲先後買田如干畝以備修葺更擬以其餘給鄉會試卷貲而今乃克就緒也願得一言紀其畧余謂天下治平百餘年矣

國家文教翔洽一道同風而京師四方之極也宜之士固多魁奇傑出之才而又適當世運隆盛之會修於家而獻於廷以咸會於此他日踐承明著作之班備奔走禦侮之任其足以遠追其鄉先輩樂譚二公之遺躅可必也抑余又有說焉會之爲言聚也凡物不聚則渙

既聚矣又必有和樂忻合之情而後可相與久於其處
可久然後可大此理也勢也諸君子聚斯館也合志同
方營道同術其益務敦桑梓之誼協意氣之孚交相麗
益以發其名而成其業使

國家亦獲收多才之用將退無睽孤之歎而進有彙征
之吉易曰萃而上者謂之升余且以一邑卜天下焉寧
獨爲宜黃稱慶而已哉至若諸君子用意之勤規畫之
善與各族之慷慨捐貲皆不可得泯也是爲記乾隆十
四年己巳仲夏知宜黃縣事沈文謨

重修南山廟碑記

國朝黃火繡

廟奉宋昭忠嘉佑靈侯爲吾宜城東福神由來舊矣侯
本閩人由進士任西粵挫蠻寇有功遷知惠州以德威
著聞猺獠聞清風介節身後無十金之儲生爲賢守沒
爲明神廟食侯封至今垂六百餘年環隅東數百家奉
戴威靈禱祈輒應感荷神庥以遂安生業焉記曰有功
德於民則祀之侯之功德在人昭昭也崇而祀之可不
肅歟顧祀事之設以神舉行廟則神常棲止而民所瞻
仰者也歷世久遠基宇弗葺拜禮之下彌用惕然爰於

宜黃縣志
戊午初秋祝侯生申之日集值年會首暨合隅士衆數十人於廟倡議舉修率皆踴躍爭先以勦事約助銀若干兩迺召工匠選材木周視環量擇期興役總廟費之數度其程以計功凡椽費腐朽者飾之甑瓦腐損者易之丹雘剝落者塗之重新廟像潔治神常樓之室鼎修堂殿樹正門垣凡數閱月而畢事仍循前制益崇後規四旁外內悉治使周正開敞而後乃今巨麗莊嚴一入廟而輝煌金碧煥乎改觀焉庶幾我侯之靈長此式憑福國佑民永永無旣而我東人祀報之誠行自今世邀神惠以弗替萬年也是爲記

重興永豐陂記

國朝潘思誠

乾隆四年秋予蒞任宜尉贊政之暇察地利訪古制興廢舉墜竊有志焉頃之間河東有陂曰永豐因思蓄水爲陂而復美以永豐之名其於民生日用之需必大有益及履其地惟見平原曠野比屋蕭條觀所謂陂者而故蹟已在若存若沒間矣於是詢居民父老咸相告曰昔有小陂名曰則水明萬厯間邑侯王公尙廉因堰道卑下灌溉維艱乃乘高截流創立新陂增鑿新渠二里引水灌田十萬有奇更名永豐中間屢經傾圯賴邑侯

王公世噩相繼修葺而黎公大觀則砌石岸楊公奕綏則堰石垣均期善後永固成功詎雍正癸丑水漲陂之屹然橫截中流者僅留遺一石於岸頭而已雖蒙各憲委員估修卒亦未遂邇來三日五日不雨田則乾涸九日十日不雨禾則焦槁小民日就貧乏予心戚焉今夫旱澇迭見者天之時也燥濕異宜者地之勢也乘天因地高下咸滋以濟民食者水之利人之功也斯陂也補天地之缺而爲民食之源可置之不加意耶石陂毀矣構以竹木填以沙石亦可障水乃令農民疏溝汰淤經始於乾隆庚申冬落成於辛酉春然猶陂單水細田廣取奢不能遍溉余方默爲籌畫詎意乾隆甲子復爲波臣所攫無有存者越丙寅紳士父老交相諭余按田捐貲派佃用力議再興修余曰昔之陂形橫港中截難免衝決宜殺其水勢斜以防之乃可僉曰善來春而工告竣水澤普遍年歌大有後雖天旱而此水長流歲荒而此地獨登庶乎永豐之名不虛矣余幸夙志克酬與同事君子共策久長值解組歸田里中父老咸請爲記兼圖善後之宜余念此陂之興廢關乎此地之豐歉則嗣

而葺之永永不朽俾斯民不致憾於天地余於後之君子有惓惓焉乾隆十七年壬申春月宜黃縣尉古虞潘思誠撰

龜蹕庵碑記

國朝涂圖

明崇禎時有高僧証初者常夢遊叢篁松樾間前有突阜從人面而起若靈龜之曳於塗羅以羣山蛇行而蚪折絕巘之下一老叟葺茅以居兩堦豎丹竈二十有四指第一竈命証初蒸之火初燃有赤虬蒼螭環柱而走一鱗一甲皆挾風雨勢証初投杖大驚醒時夢境迷離猶覺神光飛動旣而偕寶月撰杖屨由藍陂追尋最高嶺不數里坐雙竹峰頭徘徊四望則夢境之真實歷之幻是一是二竟不能辨遂納直於廬居之叟鄭映初誅

芴剪棘芟繁剔穢出者崇墉陷者淵谷迺暨迺塗作我
堂廡鐘聲佛號微笑拈花咸於是乎在時海岸黃公揮
涕鼎湖張弓石砮証初持半偈謁海岸以卓錫地請名
公贈以妙巖精舍是時風流學士從惠遠遊者悉現宰
官身呵護山靈不滅蘇公玉帶何其偉與嗣是再傳以
至顯照三傳以至明達四傳以至智宏智宏視顯照子
姓叔姪也於釋氏則祖孫破衲藜羹勿墮先世宗風亦
既稱克家子矣因詔諸法嗣登元嵩元嗣孫振河等告
以守成之不假易俾毋忘上溯敷蕃下迄陳修與夫曩
時士大夫保護之勤勒諸成編以垂不朽余思前者証
初夢遊諸幻相方闢蠶叢而赤虬蒼螭隱見於陰火玉
泉竹齋燒藥之始知鱗甲之奇已潛蟄於叢篁松樾間
丹竈薪傳遠而彌耀妙巖以証初開山如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次第相承譬之常山蛇勢擊首而尾應也方工
義弓惟其所爲命爾元龜將聽襲吉則夫夢境之幻又
何莫非實歷之真也乎

世濟堂集

鳳岡書院記

國朝 張有泌晉水人

宜黃撫屬之名邑山環水繞代出偉人士之掇巍科登
高第者蟬聯蔚起後先相望說者謂山川秀氣之所鍾
固矣雖然人文之盛地之靈人之傑而實本於學譬彼
良木非規矩無以成方圓亦猶美玉非雕琢無以發光
澤士之於學也亦然縣學後舊遺餘基前邑侯胡公虞
繼金公增創建義學一時文教振興至今猶嘖嘖人口
嗣緣膏火不給旋興旋廢癸酉冬余承乏茲土見棟宇
傾欹牆垣頽敗心憂焉莫能須臾愧薄宦俸微驟難更

張美奐又不欲苟且博虛譽閱一年鳩工庀材仍舊制
葺官室倡捐薄貲以備修脯諸事竣新其門額曰鳳岡
書院繼得明經余謙捐田數十畝膏火稍裕單寒肄業
之子踴躍來前噫幸矣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昌黎云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諸生欣際

國家文治休明之候從容陶冶今日絃誦之真雋異日
廟堂之偉器竊願此邦人士相與有成也爰記於碑

乾隆辛巳春月文林郎知宜黃縣事晉水張有泌記

重修鳳岡書院記

國朝王光燾
武進人

蓋人文之蔚起根於山水之秀靈非有以預培之而厚
集之則亦無由擷其秀而潛其靈此我

朝重道崇文所爲通詔郡縣建立書院者也而古來書
院莫著於西江若匡廬之白鹿信州之鵞湖至今猶赫
赫矣宜黃屬撫州名邑雖山疆僻壤而卓望峙於南風
鳳挺於北宜水黃水環遶城墮靈氣磅礴儲爲英雋自
樂史以淵博著蹟代有文人川嶽所鍾洵不虛也舊有
鳳岡書院堂室殊隘余蒞官之明年委董事太學生李

尙琮劉永嘉等建立講堂一棟齋房九間門樓一座井泉一口併將舊舍修整未經一載而規模稍敞此勸捐不敷外皆余力爲之經營且明經余謙之母羅捐租鄉斗三千止供掌教脯修而肄業無膏火資又爲設法添置田租由是士之講習者日益衆學之膚躁者日益醇蓋余所倦念而不忘者五載於斯矣酉子兩科捷鄉榜者八人夫固稽古力學之食報不爽也敢謂顯秀潛靈於是乎在茲余以色養歸田矣後有繼者廣其基懋其業俾鳳岡之名與白鹿鷺湖並傳是則余之志也夫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 賜進士出身知宜黃縣事加一級乙酉戊子兩科江西鄉試同考官武進王光燮撰

新修宜黃縣學記

國朝朱

辰

江寧人

歲甲戌余以職守行屬邑至宜黃縣縣修學宮適成縣令張君率其紳士請余言爲記考縣學宮傾歛歲久乾隆十五年沈令始以修建爲倡繼以錢張二君暨今張君更五載四令邑中數十人竭力經營合邑共襄至今而始告成不已勞乎觀其締造規模自大成殿崇聖祠尊經閣文昌閣明倫堂以及名宦鄉賢報功忠孝節義譚襄敏諸祠皆創制恢宏氣象軒豁堅好完固丹漆輝煌至於內外頽池坊表倉舍靡弗擇材精而致功密何

其壯也迨按其公立善後條規則以邑中所樂助節其浮冒所羨買立公田屢肆合昔年胡黃二氏所助學田收其歲入三而計之以其一爲文廟永久修葺之費以其二爲文武童子院試之貲卽於每科新進諸生中公舉數人遞承綜理其所以豫杜侵蝕激厲節概者纖悉周備又何其詳且整也吁是學宮之所以成也可無壞矣抑所以爲學之道視此矣不待外求也余又何言哉夫事無大小無遠近靡弗以誠成以貳敗值事所當爲不可不爲者乘以二三之見計較利害分別人我則雖有家國重任綱常大節猶不足以發動其怠惰委靡之痼而况於茲學乎縱牽率爲之弗計其成弗圖其後也以其當爲而不爲則於所不當爲有因仍苟且以爲之者此人心世道之大患尙何爲學之足云縣人士於茲學也旣以其力成之因以其餘力慮其方來以嗣修之而又以其餘力所餘崇獎後進見義之所當爲則相與奮發以爲之不辨人我利害損益期於程事之效盡己之力力所可盡無所餘於己焉效所可程無所遺於事焉此所謂誠也此所謂誠之成也誠之所係大矣吾以

觀夫其推推此以修其身則正心誠意之道盡推此以措之家國天下則君民事物人倫常變無弗得其宜學之大要豈猶外此故曰所以爲學之道視此不待外求也宜黃自樂子正以著述文獻名故多通經學古之士余猶慮其文而弗實也唯日以誠爲多士勗且以有成爲多士望也若夫先王先聖之所以教與三代學者之所以學會文定公爲縣學記之六經之遺也吳虞二公莫益一辭况於余乎嘉其成而獎其所至且以爲他邑之有事於學者勸則余不能默然而已張君名有泌福建晉水人慈父母也沈錢張三君俱以實心振率俾學宮告成應得並書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秋八月中憲大夫知江西撫州府事加一級江寧後學朱屐撰

邑侯柳亭張公去思碑記

國朝 黃捷山

有論於予者曰龐士元蔣公琰其爲未陽令廣都長皆
不理其處治中從事也尙書令大司馬也幾與諸葛忠
武公步趨先後焉信乎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乎予
曰唯唯否否不然彼以才居才不以德居才故有是懸
殊耳使士元公琰所願學孔子乎爲委吏亦必會計求
當爲乘田亦必牛羊求萬壯長夫何所處而得有不理
也不可小知者非不能於小不止能於小非不矜於小
不止矜於小豈小者鄙夷不理之大者而後乃今理之

乎旅葬之言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矧令長者封守比古諸侯分土惟三也而顧其細已甚哉茲張侯之爲吾宜黃也其紛有內美而重之修能也儉以養身勤以善事明以斷幾直以遂性身合窮通而總不以奢恣事合纖鉅而總不以惰廢幾合隱顯而總不以闇裁性合和介而總不以曲敗而皆以廉成四者之德達四者之才罔官六計所由廉爲本也初予耳得之亦綦詳矣繼予目得之無弗實也有軌法之民講張不行苞苴又不行至麗於刑有詭隨之胥徒官不可罔民不可變至徙其業而都無怨侯上交不諂而自郡大夫以上至御史大夫無不知侯之賢下交不瀆而自縉紳以下至蚩蚩之氓無或議侯之政操何術而能得此也不以才居才以德居才其肯謂百里非驥足當展任情弛縱致有不理乎雖復大受且何以哉推而廣之卽小可大大與小合而一者也今大中丞

奏改侯豐城自此三有宅克卽宅三有俊克卽俊以登

膺我

皇上嚴惟丕式克知灼見之

寵命其少選閒事乎而宜黃之人若赤子將奪之父母不能強留其不去不忍怒視其遂去不有以誌之何以塞邑人感服之恩勸後來爲邑者乎因共舉其心跡屬余筆焉余固樂道之而又以見侯爲孔子之徒非士元公瓊錚錚佼佼之才以職任分大小者所得溷凡耳而目者當共信之而非獨予之私也侯諱念淳字子調號柳亭系本出南昌明世遷河南祥符舉乾隆癸酉鄉試爲予同年少司空劉公圃三所得士挑選一等籤掣江西迭任數縣庚寅始莅宜黃侯以上累葉科名仕宦而尙遲大顯也大顯其在侯乎不再遲也

修建顯佑廟記

國朝黃捷山

宜黃建縣自南唐之末造北宋之初興縣治四面分爲
 四隅隅各有廟東曰南山西曰鳴山南曰昭烈而北則
 曰顯佑神像三公冠服有祈必應蓋祀宋太師尙書令
 魏國王文正公也廟久漸就彫剝僉謀新之稱力而勤
 以貲者則合北隅千七百餘戶董役而盡其心者則隅
 人許敬輝趙相臣張文英涂獻臣張佑仁邱旭陞許來
 儀張雲浪雷會林子族兄勝輝從兄帝佑族孫本立也
 經始癸巳七月落成甲午九月厥基增厚五尺礮密石

高其開閤而歌舞臺榭外內殿東側室庖漏庫廩之所
週遭垣墉上覆下發材擇堅壯勢取雄闊并諸像設所
應有無不金碧黝望丹漆炫轉熒煌盈視駭矚從兄等
屬記其靡牲之石垂示後來使相續革故鼎新無有窮
已予亦隅人也敢以不文辭攷宋史公性稟寬和遇事
獨持大體爲善不欲人知其湛恩汪濊施於得君之專
天下多有身被受之莫識主名者素羸多疾卒年六十
有一而爲神享廟貌血食之事史缺有聞他亦無所考
見而獨見於吾隅意特有及於吾隅之恩而今亡其紀

本溥而吾隅特能報之歟公自東魯復命心

惟蒙齋筆談載魏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
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

公亟袖詩上聞遂得解職意公之爲神所由然歟要之
法施民死勤事勞定國禦大灾捍大患公祀於斯稽諸
祭法固無不合者真宗時福祿榮名羣臣罕與公匹至
仁宗猶親篆聖德老臣之碑以褒異焉公諱旦字子明
大名府莘縣人今大名屬直隸而莘屬山東東昌府父
祐兄懿弟旭子素孫鞏簪笏聯赫有聞望初公父有

宜黃縣志
陰德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公卽應其
祥天下稱三槐王氏因記廟并著之俾禱祠者得論世
以知其人云乾隆四十年乙未歲四月日

顧民橋改建石墩記

國朝 吳鸞翔

邑小東門之外舊有顧民橋前明萬厯中顧侯所有之
所倡建而邑人士集貲成之顧民云者取惠顧新民之
義橋之西有庵爲顧民庵設諸佛金身且塑侯像祠祀
焉固侯之德澤入人之深而吾宜之人恭肅忠愛以美
報其長吏亦足以見中心之貺矣橋之東百花塔巋然
在望故亦名塔前橋康熙甲寅乙卯間閩寇搆燬人民
逃亡廢不治者數年己未秋李侯應高始謀更建瘡痕
之餘民力未裕資用不足則出橐中金給之士民大悅

勝於橋之兩端曰李公橋然至今人之稱之仍從其朔云橋之始建也架木爲之公置田產爲隨時修補費董事者綜理得宜頗有餘羨乾隆甲辰諸君子請於當事謀建石墩邑之人欣然樂從事也於是輦石興工爲水門者九砌墩者八翼以兩牙墩之縱三丈有奇橫半之崇侈於縱牙視墩之縱橫殺三之一垂四十年始克蒞事視昔之木柱堅固百倍矣雖然經始者顧侯也豈可忘其所自哉橋旣畢工增飾佛宇兼新侯像以侯之德宜百世祀也是役也工鉅費繁取給於城鄉捐輸者強半仙桂一鄉尤踴躍其姓名皆刻於石若先後襄事則李君伯藩兄弟李君作求胥君先甫黃君爾康諸人之力爲多也

遷建鳳岡書院記

國朝程卓樑

扶輿清淑之氣鼓蕩吹噓與人之呼吸息息相孚士人
藏修遊息得曠輿之境以怡其神而悅其性則可以開
拓心胸增長智慧此地靈人傑必相因也宜邑書院向
在教諭署後嘉慶庚辰以其地改建考棚先是邑南吳
氏構家塾於鳳山之麓頗稱勝地僉曰與其私於一家
何如公諸一邑乎吳氏諸君子亦以爲然遂歸其值於
吳氏於是鳩工繕治規模仍舊堂廡聿新吾邑文運寢
昌此其先兆歟余罷官歸里偕諸君子遊而樂之余謂

是役也。要工粗完，而垣墉尙未築。學舍尙需，廣館俸膏，火尙需增。議倡勸輸，以成其事。迺白於邑尊札侯，遂請予主講席。因得與學人游詠，其中余觀夫鳳凰山拔地聳秀，岡麓特展東垠，後倚峭崖，前臨空澗，塏爽宏整，結構天然，南望龍鬚諸峯，雲霧靄氣，象萬千雙流，迤邐潏澗，環合百花，塏矗於前，如冰壺中插綵筆，上指奎垣，左襟卓望，右掖北山，仙石高瞻，曠矚洵足以悅性而怡神。夫鳶魚飛躍，動關領悟，惟志於道者，識趣高朗，觸景皆靈，未可與心爲境，役同年而並語也。院之講堂題額曰：廣業東舍曰：存齋，西舍曰：敬軒，東廳曰：靜觀，自得之居，臺曰：迎曦，堂後有池曰：滌襟，池上石室曰：止龕，揭白鹿洞條規於楹間，凡學於斯者，循誦習傳之餘，敬釋而深造焉。道在名山，士先尙志，何多讓哉。吾鄉先輩之學術人品，經濟文章，彪炳於前，爲鳳岡山川增色者，可無希蹤而景從乎。夫地以人靈，人以地傑，他日英才輩出，度越尋常，其以斯左券俟之哉。

創建考棚記

國朝程卓櫟

人之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然乘其欲爲之機作其必爲之氣則事無不集宜邑地僅百里應縣試率千數百人向無考棚皆自舛几案坐具赴縣署就試殊非造士之體乾隆中合邑試貲散給有餘因命木工預辦數百具屆期布列縣堂廊室試畢收貯學宮然毀折朽腐歲費多金久議創建考棚而難其貲件難其地歲戊寅會垣貢院派捐卽議同建考棚紳民踴躍樂輸交省局外餘錢千緡適鳳岡書院改建鳳山之麓舊基在

聖廟後形勢爽塏得其地矣乃增捐至五千緡鳩工庀材不期月而竣事大門內面南堂屋三間堂右號舍兩棚橫長各十四楹楹間三號每號可坐十餘人北牆別立八楹堂後左右相對各六楹楹間三號每號可坐五六人共計可坐一千三百六十餘人案座皆石脚木板板厚三寸許平實堅穩簷宇高敞牆垣周圍門外自學署前左折至儒學總門岑靜空闊無復向時雜遯之虞體制於是始肅矣夫士人登進必端始基縣試者進士明經之始也宜邑自宋時改縣治建學宮人文特盛至元而稍衰矣有明中葉名臣崛起士風丕振

國朝文治休明吾宜科名宦績蒸蒸日上始建京都會試館置歲修田始建合邑鄉社祠置試貫田所以培植士氣者有加無已考棚工費浩繁始事甚難今也崇墉高費屹然於北山之下夫非乘其機作其氣則成功易而人心樂歟凡與試於斯者崇實學而裕雅材他日累篋棘闈對揚

殿陛華國文章濟時勛業以此地爲始基豈第少試之利賴而已哉

重建豐樂石橋記

國朝 黃錫祿

吾邑之水莫大於蒲川發源於崇賢鄉之南境北流一百三十餘里繞城東以去而曹溪由仙桂之西境折而北以會之志所謂二水環城者也嘗怪樂子正先生以邑人紀邑中之水而不及曹溪意者舉其大不復詳其細耶然茲溪自蓮華諸峯迤邐而來不二三四十里又自邑趨郡道必由之則亦有不可得而畧者溪上故有橋名曰豐樂蓋自宋末坊也元泰定天厯間始易木柱爲石墩更名迎恩明正德中改建今所名昭愛嘉靖中

又修之名來蘇然至今人之稱之皆曰豐樂者蓋從其朔也自嘉靖以來二百餘年向之完固者漸就齧缺馴致傾圮至乾隆己酉之歲而遺甃僅有存者物有成則有毀理固然也越五載甲寅蓮峯吳公來尹吾邑慨然以興廢舉墜爲己任於是縉紳先生諸老輩謀所以興新斯橋者不約而集合詞以請於公邑中慕義之士踴躍輸鏹有差遂召匠氏輦巨石凡七閭寒暑而落成其修無改於舊廣崇增四之一而以今之堅視昔之瑕不啻倍蓰過之斯役也工不虛糜材不濫費其約己利人

以垂諸久遠者功蓋不容沒也舊有亭當橋之中實僅數弓今廢旣而北隅翁氏捨橋東地廣輪若干步乃卽其址構館室數楹作周垣於其外以爲宰斯邑而新入境者憩息之所與夫賢令尹之膺薦擢以去者供帳祖行之地其貲之所出取諸建橋之羨扁曰迎恩存故事也又別釀金若干緡於館旁爲小亭當暑設罍飮置茗飲以蘇負擔往來者咸自取給歲以爲常興一役而三善備焉其爲惠也溥矣夫不吝囊橐以利益斯人眞仁人之用心也諸君子咸曰不可以不記故記之嘉慶二

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孟秋月朔

黃氏重修尊經閣碑記

明李希哲

天地間有獨行之書有旁行之書旁行者雖百家紛若
 不可為典常獨行者則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可
 以述列聖俟後王而一致者其六經乎迺自周官命內
 史掌古帝王之書典籍漸盛雖伯陽任柱下職而經之
 名未立也自我尼父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有同異博
 求古史得帝魁滌圖聚天地之大美極隆重之三易三
 兆舍魯何適周禮在是夢寐斯志斷自伏羲托始周召
 以存霸代述三史焉成經經中固有史哉於是授易商

星野閣元
瞿授詩子夏授書漆雕氏莫不薪薪相傳廣爲流布後
燬於秦炬漢人掇拾於灰燼之餘如魯靈光殿壁中書
二十六篇易禮三十九齊魯論孝經周汲冢所獲此所
以有九經十三經之號雖其時名儒競起如孔安國齊
伏生二戴毛萇歐陽施孟梁邱夏侯之屬各理一家與
董子之天人三策經學復興於世亦由漢武漢宣表章
之力居多耳其後唐太宗祀二十二經師於學復命儒
臣孔穎達輩箋疏統布莫不以尊經是務而宋荆舒腐
爛聖筆不登經筵以召狄禍况強誣性惡非毀恩軻而

其徒李斯亦以其術禍世坑焚之酷反中其身與子經
其敢不尊歟我烈祖神宗尊崇聖學黜退百家詔天下
府寺州縣因宋尊經而剏巍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
彼認天爲理指知爲良糟粕詩書芻狗仁義舉先王之
訓若有若亡其不至流爲虛寂率天下之人倫物理而
歸之無有者鮮矣宜黃自五君子當元末戎馬在郊雅
意經術則有君陵黃君誠初卽初名黃中舉至正丙申
復舉洪武三年庚戌銓雲南副使願首任本縣司教人
才多所造就元學士危公序載邑乘先是至治間黃君

本初循初科名蟬聯厥後黃彥澄施仁發賑詔旌其閭
兩代生黃元舉成化甲午任廣州節推三代有黃謐稱
邑彥士會文廟災家大夫於越還籍率諸薦紳長者釐
正先師禮殿及明倫兩廡啟聖鄉賢名宦工作堵興而
尊經閣缺如積未有能鼎建者於是謐思先世憲副誠
初首開設學校之意願獨力恪共閤事巍奐煙雲縣大
夫景禮鄉賓之再冠帶翼如令子黃允民祐厥孫道輝
於萬厯己酉復念祖父締造之功捐貲重行修砌值我
邑主四明洪侯政治民和治行高等舉我世宗肅皇帝

太祖高皇帝兩聖於學校宸翰以次議藏成祖文皇帝
御製序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性理諸書以示尊崇聖經
之盛而江陰湯君暨進賢萬君星子劉君咸以高才懿
德典教黌序以我洪侯嘉黃氏父子祖孫前光後輝矢
志禮義相先之地殊有可書徵予小子一言俾慕義之
士競勸焉而系詩以亂曰天賦有道人示周行民生之
初列曜維章厥中犧一孔貫庸常詩性其情三雅無荒
魯秉周禮柱下斯藏龍鳥已矣麟短龜長天未喪斯明
德存商秦灰未冷孔壁靈光慙儒箋註由漢及唐闢閩

濂洛學炬彌彰於鑠高廟觀心未央褒崇六籍堯冠舜
裳阿佛詘老超軼前王列聖相仍何用不臧繫予下邑
介宜之陽君陵三初黃氏白良奕奕新閣蔭映甘棠北
山莫移文盛七襄誰嗣淑母街題鄭鄉眎茲漢篆性協
山梁永祀明馨德音孔將皇明萬曆三十九年歲在辛
亥端陽後三日邑舉人李希哲旣明父撰文邑舉人鄒
用章懷京父書丹文林郎知連山縣事邑人歐陽梯篆
蓋文林郎知宜黃縣事定海洪應科縣丞陳聯芳儒學
教諭湯廷來訓導萬應曉劉芳典史沈學貫立石

杏溪余氏義莊記

國朝 陳 奎 臨川人

庚午冬予遊宜黃之杏溪余先生易堂爲予詳述其母
羅孺人置義莊事會莊屋新修而易堂請爲之記竊聞
義莊之設世多推本于范氏文正公創之於前忠宣公
廣之於後予嘗考范氏莊記月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後之爲
義莊者大都倣范氏法式然式法雖倣范氏能如范氏
之養濟羣族者實難矣蓋人之貲財各有厚薄之不等
其所置田產亦各有多寡之不齊苟分一己之財產以

積粟減價平糶以救族屬之饑荒是雖不盡如范氏不可謂非師范氏之意而爲之者也且范氏當日之爲是莊也實不難以文正忠宣之賢功德普著於天下均其祿賜以仁其宗族所謂義所當爲而爲之固丈夫事耳而孺人以一女子夫又早世子少席先人遺業心計經營數十年公然出其贏餘以作爲是舉此其難豈不過於丈夫哉故文正之創義莊也彰君之惠也忠臣也忠宣之廣義莊也繼父之事也孝子也孺人之置義莊也承夫之志也賢婦也一舉而三綱備焉相提而論余氏之莊卽謂與范氏媲美殆無不可也至若莊貲數目總計之有田二百畝乃其初入者有錢一百千乃其再入者慮其不足又入田租一千鄉斗乃孺人老年遺命易堂誠齋兩昆季遵之而不敢違者易堂又言孺人性嚴肅持家節儉而專好施與凡捐社勸學修堤瘞癘諸事所費不下數千金皆鑿鑿可記載者則又不獨置義莊一事比跡前賢而已也

獅石山文昌塔記

國朝黃迪筠邑人

學者言理術者言數皆未聞道也上世聖人仰觀俯察以調劑乎人事之所宜敘五行於夏疇玩八卦於周易理數互用動則信而有徵術家者流不能明理惡能明數而與拘虛之學者言亦猶埒井鼃耳靜菴張君常告予曰吾邑地勢志載詳矣宜黃二水合崇賢仙桂各都之水繞城東南曹水合仙桂一二都待賢一二都之水繞城西北匯於獅石折而東趨卓望山後獅石雄踞作鎮地理辨正云水口石似人物形定出擎天調鼎臣是

羅星貴矣但入白運中水冲艮方旺地其勢又反挑若
獅石山頂建一小塔與百花塔對峙在縣治學宮形局
本屬地元而郭景純挨星法稱爲輔星得令科名財利
必倍勝疇昔然不當過於高大以離城未遠也靜菴爲
玉軒兄長子乾隆庚戌趙鹿泉先生歲試玉軒兄入縣
庠予入郡庠居相近學相商也靜菴幼承家訓理明而
濟之以數忼爽有大志道光辛巳舉於鄉畱京得覺羅
教習訂交當世偉人所見益深酒酣燭跋掀髯縱談每
以吾邑科名財利不及二十年前爲念予甚壯其言因

助之計畫辛卯七月石塔成高二丈二尺大二尺費錢
三十餘千是年 恩科城中登賢書者四人三正一副
而學師永豐拔貢劉瞻岩先生亦得雋豈非斯塔之信
而有徵耶然遠望者猶以爲小冬至後復斲石圍而大
之計五尺高則不再增費亦如前數靜菴名以文昌塔
且爲銘曰巨獸作鎮拱入薇垣運際八白生旺及元天
乙太乙輔弼同尊收山出煞作用可論穎豎文筆賦兆
高軒榜首蔚起臚唱名喧上局震卦棣萼翩翹雌雄看
法赫望後昆手書而勒之石靜菴將北上予笑送之曰

子以一人竭力爲一邑計明年榜首臚唱當先屬子矣
憶嘉慶庚午科予謁克齋

姓劉名丙安徽廣德州人壬戌進士時爲上高令後由浮

梁縣陞寧都州

夫子於南昌旅舍席間言上高前數科無一人

中式者夫子初蒞任相度地形植一燈竿於學宮離方
此科卽中四人夫一燈竿甚微而所繫於文明之運甚
速且大况擇旺地建浮屠可以益山氣之旺而制水勢
之冲者乎予於理數之說茫無知識輒爲靜菴舉其鑿
鑿可信者如此而不欲學者之迂術者之妄雜然指一
喙於其間也

